

迷醉在灵与肉融合中的天下

第一媚女

杨贵妃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杨贵妃



高志辰◎著



一个特殊身份的特殊女人，夹杂在父子二人乱伦、

龌龊糜烂的生活怪圈，沉溺于灵与肉的缠绵中，她具有天然之美，

体态风流性情柔媚，貌似出水芙蓉，面不粉而白，唇不涂而朱，

圆润的面庞细腻多香，明媚异常，肌肤白中透红，尤有光泽，

触之丰腴柔嫩，滑不留指。眩迷着世间男人，堪称天下第一媚女。



迷醉在灵与肉融合中的天下

第一媚女

楊貴妃

高志辰◎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一个特殊身份的特殊女人，夹杂在父子二人乱伦、
齷齪糜烂的生活怪圈，沉溺于灵与肉的缠绵中，她具有天然之美，
体态风流性情柔媚，貌似出水芙蓉，面不粉而白，唇不涂而朱，
圆润的面庞细腻多香，明媚异常，肌肤白中透红，尤有光泽，
触之丰腴柔嫩，滑不留指。眩迷着世间男人，堪称天下第一媚女。

杨 贵 妃

YANG GUI FEI

作 者 高志辰

责任编辑 李春兰

封面设计 武晓强

版权代理 刘 侠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 - 207 - 05424 - 6 / I · 759

定 价 22.00 元

龙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

目 录

第一章 欲海逆流 (1)

“早就听说瑁儿的王妃姿容盖世,今日一见,果然是姿质天挺、举世无双的美人。爱妃,依朕看,她倒有几分像你年轻时的模样。瑁儿真有福气啊!”

玄宗一见玉环,她那超凡脱俗的美貌,清纯自然的气质,像一丝清风,一缕阳光,顿时驱散了他心中郁积的阴霾,心情豁然开朗起来。

枝头上的鸟雀儿们,停止了鸣啭,好奇地注视着他们演绎着人世间最原始、最激烈、最动人心魄的交欢,倾听着他们发出的最简单、最动情、最美妙和谐的喘息、呻吟声……

第二章 风情万种 (39)

伴随着跟玄宗的频繁交往,杨玉环的警惕与戒心,渐渐地消失了。原有的内疚与不安,也逐渐云消雾散。相反,她由衷地感到:和玄宗在一起,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了……

“你得到宝琴,朕则佳人、宝琴俱得。宝琴虽是朕的心爱之物,但佳人比它更让朕心爱……”

在两人几近疯狂的欢爱中,她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:“瑁郎!我心爱的瑁郎……”她要把本该给他一生的爱,都浓缩在这短短的最后一夜!

楊
貴
妃





杨贵妃

第三章 雨润阴阳 (69)

“瑁郎，这是我在王府的最后一夜了……明天，我就再也不是寿王妃，而是女道士了。瑁郎，你没有话对我说吗？”

“若要参透玄机，便不能不知阴阳。要知阴阳，不能不懂男女之道。若要知男女之道，就要与朕一同修炼。只要你天天与朕在一起，保你道业日精，早登仙境……”

玄宗听了后，摇头晃脑地斟酌半天，赞赏地说：“太真妃……这个名字好！”

第四章 艳露凝香 (91)

玄宗从御座上站起来，仔细地端详着眼前这位衣著朴素、神情泰然的中年人，略略惊讶地问：“你……就是‘谪仙人’李白？”

高力士见李白只顾痴迷地望着太真妃而惹恼了玄宗，忙上前拍拍他的肩头，“嗨！皇上和太真妃让你作诗呢！”

“美！美！”玄宗指指身旁的花丛，由衷地说：“娘子与这百花站在一起，交相辉映，美得让人心旌激荡，真所谓‘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啊！’”

第五章 玉柄之惑 (115)

“李白身为翰林学士，却常常混迹于市井，什么小酒肆呀，斗鸡场呀，逢酒便喝，每喝必醉，有损文人雅士的斯文。另外……”

杨玉环微闭着双眼，两手扶着玄宗粗壮的腰身，配合地用力推举着，美丽的莲脸因兴奋而扭曲，连连发出酣畅的呻吟：“三郎！我的三郎……”

兴奋之余，玄宗猛然想起了美艳的裴氏。“这个裴氏，满身都透着一股让人激昂的丰韵，何时，能跟她云雨





一番呢？”

第六章 荣辱青丝 (147)

望着杨玉环刚刚被性爱滋润的光洁的身体，她顽皮地把嘴巴凑到玄宗的耳畔，悄悄说：“陛下呀，哪一日您把二姨也召进宫来，咱们四人一起洗温汤，那样才好玩哩……”

玄宗不高兴地说：“你难道让朕操劳到死吗？朕如今已过花甲之年，远非当年那样精力旺盛……普通之人，年纪大了也要享享清福，朕贵为天子，难道连田舍翁都不如吗？”

“反了！反了！”玄宗暴跳如雷，颤抖抖地指着杨玉环说：“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朕呢！你……你想出宫，朕这就成全你！”

3

第七章 百态皆媚 (171)

“杂胡小子从小就总是给妈妈行礼，从来没给爸爸行过礼。这是因为，妈妈确切无疑是我的妈妈，可爸爸是谁就可疑了。从小到大，咱也没弄清谁是我的爸爸……”

酒至酣处，玄宗竟当着玉环的面，将裴氏揽入怀中，恣意调笑、嬉闹。他觉得，这裴氏虽有玉环年龄相差无几，却不像玉环那样温柔，自有一股风流、泼辣、顽皮的气质，独具风骚。

杨玉环一面请哥嫂品尝荔枝，一面心想，杨国忠还不是靠我贵妃姐妹才有今日吗？难道他会忘恩负义，害我乱政，毁坏大唐不成？

第八章 七夕盟誓 (197)

短暂的旖旎之后，又将是无穷的离愁别怨，相思的眼

楊貴妃





杨贵妃

泪何时才能流完？她从牛郎织女的相会，又联想到人生之世聚散无常，离欢悲合终无定规，竟幽幽地哭泣起来。

虢国夫人抚摸着玄宗因年岁关系而有些松弛、却仍健壮的身体，红涨着脸，惊叹地说：“到底是当皇帝的，富有四海，连这种男女交欢的图册也有……啊呀，真是羞死人啦！”

安禄山侃侃答道：“臣为胡人。胡俗先母而后父。皇上与贵妃就是我安禄山的再生父母，望皇上勿怪小儿……”

第九章 玉楼笙歌 (219)

他站在兴庆宫勤政楼上朝龙池旁一看，暗自吃惊：庆典广场的中间小亭，如同一座中型的坟头，各面的台阶，从哪个方向看都恰似一块斜躺的墓碑……

虢国夫人却不依不饶地说：“贵妃妹妹三十六大寿，皇上都说六六吉祥，不饮六杯，怎能尽兴？”

笙箫同起，锣鼓劲敲，诗赋吟唱的高雅气氛，被胡旋舞所替代。气得大臣们连连暗骂道：“这个杂胡小子，简直野蛮透顶！”

第十章 渔阳鼙鼓 (237)

安禄山命兵卒给马承威松了绑，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告诉李隆基那老东西，我要在长安见他！”想了想，又踢了他一脚，“你这个没卵子的奴才，老子开恩不杀你，滚吧！”

“不要说了，安禄山是你的养儿，但我们还有更多的儿孙！朕要为大唐基业着想，要让江山千秋万代，安禄山这个胡儿算什么？”

“陛下为万乘之君，降同一将出征，犹如泰山撞顽石，胜不足显威，万一不测，天下何安之有？”



第十一章 梦魂惊夜 (259)

“高公公,请陛下不要充当先锋,朝中诸多武将,何不命其为先锋官?再说,陛下也可以亲征而不发吗……”

尤其令安禄山忘乎所以的,还是洛阳宫中桃红李艳的众多美女。触景生情,他甚至想到,哪一日杀进兴庆宫,将那“义母”杨贵妃也纳为妻妾。

杨国忠对玄宗说:“驻陕的敌军不满四千,且多是羸弱之辈,而哥舒翰逗留不进,将失去大好时机。皇上何不即命他出关歼敌呢?”

第十二章 花影香残 (279)

虢国夫人扑到玄宗怀中,连连吻着他说:“请陛下放心,假使有一天我落入叛贼手中,决不会受其污辱,一定会自我了结的!”

玉真公主思索一会儿,说道:“男为阳,女为阴,出损于阴,大概要有女人为之丧命……”

“朕……怎么会忘记!”玄宗的脸痛苦地抽搐着,重复着对上天说的誓言:“我俩情重恩深,不可分离,愿上天保佑我们世代代为夫妇,永不分离,永不分离……”

楊貴妃





第一章 欲海逆流

“早就听说瑁儿的王妃姿容盖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姿质天挺、举世无双的美人。爱妃，依朕看，她倒有几分像你年轻时的模样。瑁儿真有福气啊！”

玄宗一见玉环，她那超凡脱俗的美貌，清纯自然的气质，像一丝清风，一缕阳光，顿时驱散了他心中郁积的阴霾，心情豁然开朗起来。

枝头上的鸟雀儿们，停止了鸣啭，好奇地注视着他们演绎着人世间最原始、最激烈、最动人心魄的交欢，倾听着他们发出的最单纯、最动情、最美妙合谐的喘息、呻吟声……

1

唐开元二十八年（公元740年）十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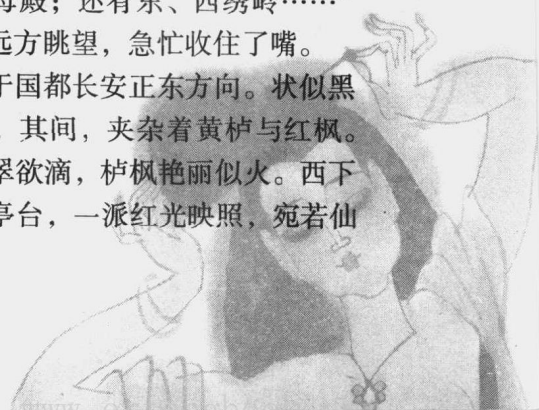
夕阳西下时分，杨玉环站在温泉宫的廊檐下，举目望着夕照下的骊山景色，禁不住忘记了一天颠簸的劳累，惊奇地赞叹道：

“啊，真是好秀美、好壮丽的景象啊！”

随从的侍女对她说：“王妃，这骊山上好玩的去处很多呢。骊山的顶峰有烽火台、明圣宫、老母殿；还有东、西绣岭……”饶舌的侍女见杨玉环神情专注地向远方眺望，急忙收住了嘴。

骊山，是秦岭的一条支脉，位于国都长安正东方向。状似黑色骏马的山岭上，生满苍松、翠柏，其间，夹杂着黄栌与红枫。时值秋末冬初，遥遥望去，松柏青翠欲滴，栌枫艳丽似火。西下太阳的辉光播洒在崖壁幽谷和楼殿亭台，一派红光映照，宛若仙境一般。

楊貴妃





杨贵妃

· 迷醉在灵与肉融合中的天下

第
一
媚
女

2

眼望着这美不胜收的骊山晚景，联想到皇帝玄宗数日前的那道“寿王妃陪驾温泉宫”的召见令，杨玉环的心中顿时掀起了层层波澜。她害怕见玄宗，但又不能违抗他的圣意。清晨，离开寿王府邸，双脚即将迈出高高的门槛时，她情不自禁地回转身子，向站在屋檐下的丈夫望了一眼。天色微明，加之屋檐下的光线幽暗，她看不清丈夫的那张清秀、敦厚的脸上，布满阴郁、愁苦、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表情，只看见两颗晶莹的泪珠，如同天际将要逝去的晨星一样，缓缓地在幽暗中移动。“瑁哥，我的如意郎君！”那一刻，她真想奔跑回去，投向他的怀抱，用香唇吻去那伤感的泪水，两人相拥相抱着，一生一世都不分离。

但是，侍从们却绵里藏针地催促道：“王妃，快上轿吧。还有四十多里的路要走呢。万一去晚了，皇上责怪下来，奴才们又要遭殃了……”

“瑁郎，别怨恨我，玉环我也是身不由己啊……”杨玉环将泪水咽到肚里，恋恋不舍地钻进了轿子。

一路上，杨玉环清楚地意识到，从刚才离开寿王府邸的那一刻起，自己已被置于过去不曾想过的新的命运之中。这命运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幸福还是不幸呢？她不得而知。她所知道的，只是自己正在向举步维艰一步步靠拢。不管愿意不愿意，她必须走近它。这就是自己所面临的新的命运。五年前，她由一个河南府衙吏的“长女”，摇身一变为大唐天子的儿媳妇。这是杨氏家族里所有的人包括她本人在内万万没有料到的。那一刻，荣华富贵宛若潮水般向她涌来。她的眼前，展现的是一条崭新的、多姿多彩的生活道路。改变她人生的，正是拥有四海和亿兆臣民的玄宗！如今，他已在骊山的行宫里等待着自己。

三千后宫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皇帝。

按照唐朝的制度，皇帝拥有带等级的女人。在皇后以下，有贵妃、德妃、淑妃、贤妃四妃。在四妃以下又有昭仪、昭媛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媛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媛九嫔，再下边配有婕妤、美人、才人各九人，宝林、御女、采女各二十七人。此外还有人数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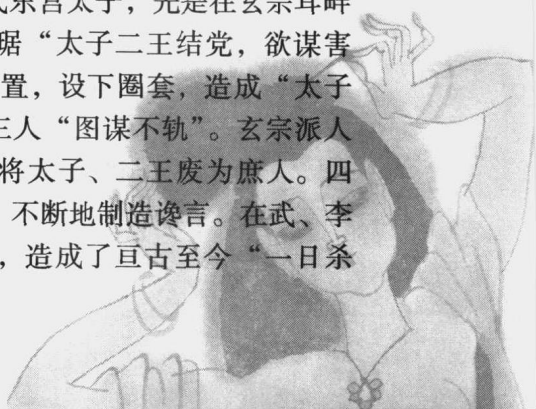
众多的女官。玄宗登基后，对这种制度作了一些修改，但是后宫三千的那种惨状却没有改变。三千后宫与各种权力联结着，都想以青春、美貌、心计，博得至高无尚的皇帝的爱情。皇宫里的爱情，与民间普通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迥然不同。在这里，是以得到与得不到皇帝的宠爱，来决定自己能否得到荣升和自己满门的高升。妃姬们围绕着皇帝明里暗里施展种种手段激烈地竞争着。今天，你可能还娇滴滴地依偎在皇帝的怀里，明天，便可能被打入冷宫。如今，杨玉环也将要加入她们的行列。

这时，侍女提醒杨玉环说：“王妃，咱们走吧。”

杨玉环伸展双手，理理云鬓，抚摸一下脸颊，沉稳一下心神，向自己的寝宫走去。前来迎接的侍女们，立刻被她的超凡的美貌和动人的风采所惊呆了，自惭形秽地低下了头。她嘴角微微一动，闪出一丝高雅的笑意，把目光投向前方。阶梯式离宫的诸多建筑物的脊瓦和一部分屋檐，看上去重重叠叠，在这些楼殿的背后，是沐着晚霞的苍松翠柏。她没有理会侍女们低低的惊叹，却听见了晚风吹拂松柏枝头发出的轻轻的飒飒声。

对于环境幽雅、建筑豪华的骊山离宫，杨玉环并不感到陌生。她知道，骊山是一座耸立于平川之上的独立山体，最高的山峰海拔一千三百多米，满山林木苍郁，素有“素林”之称。周、秦、汉、隋等朝，都在这儿建立离宫，利用这里的温泉洗浴。她第一次来骊山，是在三年前。那一年，朝廷发生了诸多令人震惊的大事。先是辅助玄宗开创了“开元盛世”的有功之臣、宰相张九龄被罢，一心讨好玄宗宠妃武惠妃的李林甫独揽了大权。武惠妃为了使自己的亲生儿子寿王替代东宫太子，先是在玄宗耳畔诬告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“太子二王结党，欲谋害妾母子，并指斥陛下”，后又精心布置，设下圈套，造成“太子二王执兵夜入禁宫”的事实，指控三人“图谋不轨”。玄宗派人核查，事情果然属实。震怒之下，将太子、二王废为庶人。四月，武惠妃、李林甫两人仍不罢休，不断地制造谗言。在武、李的挑唆下，玄宗又将三个儿子赐死，造成了亘古至今“一日杀

楊貴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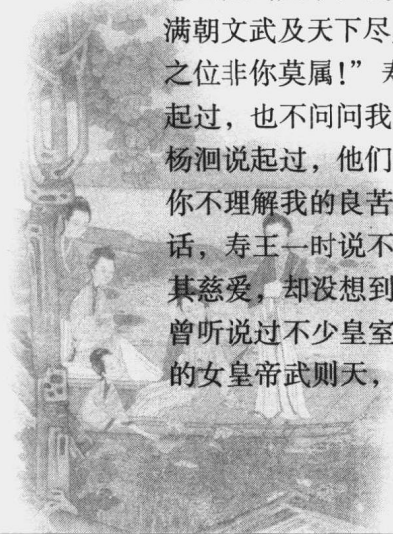
杨贵妃

· 迷醉在灵与肉融合中的天下

第一媚女

4

三子”的悲剧。太子、二王被废为庶人，既而又被父皇赐死的消息，让杨玉环和丈夫寿王万分震惊，难以置信。他们对“太子二王执兵夜闯皇宫，图谋不轨”的说法深感怀疑，不相信儿子会谋害父皇，更不敢想像父皇竟狠心杀死自己的儿子。两人在内室里悄悄议论说，三个哥哥即便对父皇有不满情绪，发过牢骚，也不至于想害死他；而为父皇者，就算儿子们有严重的过失，也应宽大为怀，不该将他们杀死。这种父子相残、违反人伦的事，让他们从心理上、感情上难以接受。朝中群臣对玄宗废黜太子、二王，多不赞成，但权臣李林甫当道，无人敢言。三子被杀，更是“天下冤之”，人人都为他们的屈死而叹息。了解宫廷内幕的人，乘此事件，便把武惠妃早就想让寿王当太子，因此而加害太子、二王的消息传播开来。司马昭之心，已是路人皆知。听到风传后，玉环和寿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又难解心头的疑问，于是，寿王便进宫去问母亲。惠妃闪烁其辞地对寿王说：“外间的那些流言蜚语根本不可信，你不必为此苦恼。”寿王说：“无论怎么说，三位兄长也不会谋害父皇……”惠妃说：“他们嫉恨咱们娘俩有宠，怨恨皇帝偏爱，由恨生仇，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，又有什么奇怪？”寿王想了想，直言问母亲：“你……是不是想让我做太子？”惠妃也坦言说：“我确有此意。那李瑛本非嫡长，生母赵丽妃不过是一个江湖歌妓，出身微贱，她的儿子怎么配当太子？我虽无皇后之名，却是实际上的皇后，这事儿，满朝文武及天下尽人皆知。说起来，你才是父皇的嫡长子，太子之位非你莫属！”寿王又问：“母亲既有此意，为什么没听你说起过，也不问问我的想法？”惠妃说：“我曾对你的妹妹和妹夫杨洄说起过，他们都愿意你做太子。所以一直没对你说，就是怕你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，生出什么枝节来。”听了母亲的这一番话，寿王一时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。母亲对他和玉环从来都极其慈爱，却没想到她还有这么阴狠的一面。生长在帝王之家，他曾听说过不少皇室成员为争权夺位而骨肉相残的事，特别是前朝的女皇帝武则天，为当皇帝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放过。但万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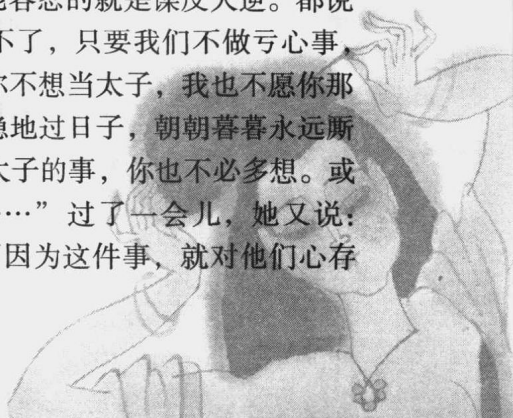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没想到这种事也会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。武则天……对了，母亲不正是武则天的侄孙女吗！难道武氏家族的这种阴狠、无情，非要一代代遗传吗？想到此，他忿忿地说：“父皇有那么多儿子，为什么就应该我当太子？说心里话，我并不想当这个太子！”惠妃一听，气得竖起眉毛，嘴唇直颤。她恨儿子太不给自己争气，性格太懦弱，一点也没有武氏强悍进取的家风。于是，阴沉着脸说：“当不当太子由不得你！你必须听从我和你父皇的安排！”寿王看了母亲一眼，一言不发，扭头便走了出去。这场谈话，使母子俩第一次产生了裂痕。

寿王回到府邸，心情沉重。玉环偎到他的怀里，柔声地问：“你和母亲都说了些什么？”寿王长叹一声，把和母亲交谈的话一五一十地对她复述一遍。玉环听了后，心情也和丈夫一样沉重、压抑。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向尊敬、热爱的婆婆内心如此冷酷、残忍，更没有想到一向尊崇、景仰的父皇，就因为几句不实之词，便毫无人性地杀了自己的三个亲生儿子。通过这件事，使她看到了宫廷生活中残酷、阴暗的一面。她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洛阳未嫁时关于美貌的种种思考。那时她想，美貌是天生的，要让美貌为自己、为他人带来欢乐；要吸取前代红颜女子的教训，不能使它害人害己。惠妃娘娘的所作所为，使她更加坚定了这种决心。她身为王妃，不能为别人的所作所为负责，但她可以把握自己。于是，她伸出柔嫩的双手，抚去寿王脸颊上的冷泪，劝慰说：“宫廷内争，历代难免。父皇母后做下的这种事虽令人震惊和心痛，但是……他们终归有自己的理由。娘娘认为，她这样做，完全是为了你。而皇帝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谋反大逆。都说‘伴君如伴虎’。别人的事，我们管不了，只要我們不做亏心事，能问心无愧就行了。瑁郎，我知道你不想当太子，我也不愿你那么做，只要我们夫妻俩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朝朝暮暮永远厮守在一起，玉环就心满意足了。立太子的事，你也不必多想。或许，父皇并不打算立你为太子呢……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父皇母后一向对我们不错，切不可因为这件事，就对他们心存

楊貴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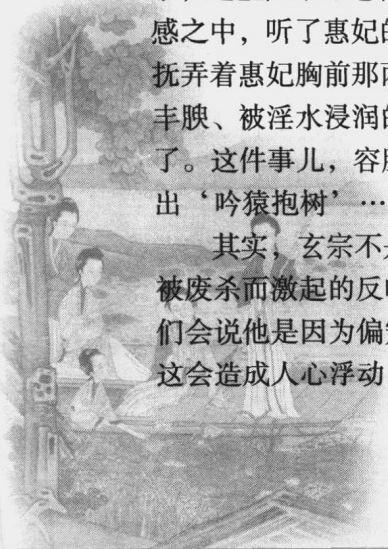


杨贵妃

芥蒂，言语不周而得罪他们。从今后，你我都要处处谨行慎言，否则，今天发生在三位哥哥身上的事，也会降临到我们头上。”

玄宗废杀太子、二王后，惠妃曾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。她以为，凭着自己领袖后宫的地位，凭着玄宗对自己的宠爱，皇太子的位置非寿王莫属，只是早一日迟一日罢了。但她却没有料到，太子、二王被废杀后，天下舆论大哗，宫里宫外，把这件事议论得沸沸扬扬。虽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，但背地里，人人都为三子鸣冤叫屈，并一致地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她。寿王直接的指问，使她感到了这股潜流的影响之大。她担心玄宗也会受舆论影响，想趁热打铁，尽早解决立太子的问题。自己的儿子瑁一旦被立为太子，任何议论、流言她就都不怕了。于是，在一天晚上，她施展出种种柔媚、甚至淫荡的手段，把玄宗服侍得心旌激荡、无比满足后，婉转地提出了立太子的事。她说：“自古以来，以嫡长子为储君。王皇后无子，陛下当初才立李瑛。李瑛德才不堪当此重任，皇天不佑，以至被废。如今，陛下皇子众多，若不推立嫡子，恐难免内争。陛下当初废王皇后时，许诺妾身为皇后，后因大臣们反对，未能如愿。但陛下对我说：虽不能册封皇后名号，但从今往后你就是实际上的皇后，宫中全以皇后礼仪待你。并让我领袖后宫。陛下的恩德，妾粉身碎骨也无以报答！陛下视我为皇后，待寿王如同嫡子。今番立太子，还望陛下不忘前言，择嫡而立。”玄宗沉浸在颠鸾倒凤的快感之中，听了惠妃的这番话，没有马上给她肯定的答复。他一手抚弄着惠妃胸前那两颗鲜红如樱桃的乳头，一手拍打着她洁白、丰腴、被淫水浸润的玉臂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你的心思，朕知道了。这件事儿，容朕再细细斟酌斟酌……来，爱妃，再和朕玩一出‘吟猿抱树’……”

其实，玄宗不是没想到把寿王立为太子的事，只是三个皇子被废杀而激起的反响太大了。倘若马上就立惠妃之子为太子，人们会说他是因为偏宠惠妃母子才做出“一日废杀三子”的事的。这会造成人心浮动。他决定等事情平息下来再说。



玄宗的犹豫不决使惠妃心中不安。她让女婿杨洄去见李林甫，要他帮助说服皇帝立寿王。

李林甫便乘机向玄宗进言：“寿王忠谨仁孝，且又是事实上的嫡子，当立为太子……”不料，一向对李林甫言听计从的玄宗却说：“此事……待日后再议。”善于揣摩人主之心的李林甫知道玄宗心有苦衷，便让杨洄转告惠妃说：“陛下因目前人情不稳，想把立太子的事暂且放一放，等外间的舆论平息后再议。请娘娘不必心急……”

惠妃对太子、二王的废杀，怀着一种大功告成的满足感，但是，舆论的指责和玄宗逐渐流露出对草率处死三子的悔意，使她感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常常心中发虚，有时甚至梦见三个皇子披头散发、张牙舞爪地向她索命。她开始生活在紧张不安之中，每日茶饭不思，夜不成眠，“怖而成疾”，不久，便病倒了。玄宗连忙召太医诊治。太医说，娘娘的病起于忧思过度。经过一段精心调理，惠妃的病渐有好转，只是精神仍然欠佳，常常无来由地一阵阵心悸、发抖，睡不踏实。时值冬十月，玄宗决定带她到骊山温泉宫疗养、散心。不同以往的是，这次来骊山的人很多，有皇室宗亲，贵妇小姐，太常寺的乐工舞娘、梨园子弟。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及夫婿杨洄，儿子寿王及儿媳杨玉环也都陪驾上了骊山。玄宗的用意是让偌大的骊宫热闹欢快，使惠妃不感到冷清、孤独。

那一次，是杨玉环第一次到骊山来。得到惠妃娘娘的特许，杨玉环每天都入禁宫陪侍一阵。每每见到玉环富于青春活力的美好形象，惠妃无形中感到自己也恢复了几分精力。这一日，玉环于早饭后照常来到婆婆的禁宫，语气温柔地嘘寒问暖。婆媳俩亲亲热热地说了一阵闲话。当阳光已直射到窗棂上方，玉环正要离开时，忽然一名女官进来禀报说：“娘娘，圣驾到！”玉环忙站起来，要回避一下。惠妃却拉住她，说道：“你也不是外人，不必拘礼。”玉环虽留了下来，心情却不免有些紧张。这是她第一次与至高无尚的大唐天子近在咫尺的相见。以前，她也曾见过玄

楊貴妃

